

## 書評論壇

《文化研究》第三十六期（2023年春季）：396-404

## 一部「詩心」凌駕於「史識」的文學史：論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》中「史蘊詩心」的方法與實踐\*

A Literary History in which “Poetic Mind” Overrides  
“Historical Knowledge”: The Method and Practice of  
“shiyunshixin [Poetry as History]” in *A New Literary  
History of Modern China*

陳冠薇\*\*

Kuan-Wei CHEN

## 一、前言

從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》（王德威2021a）的目次編排上，讀者首先感受到的，應是它與其他中國現代或當代「文學史」的巨大差異。有別於其他綱舉目張的文學史，它的每則篇目相對顯得零散錯落，而橫跨431年、遍佈中國海內外的「現代文學」，也確實使讀者丈量時間與空間的尺度都被重置了。

此書在時間上首尾開放，將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回溯至晚明（1635年），而最後一篇的編年，則落在科幻小說的2066年。如此前後涵納400多年的處理，大異於任何既有的「現代文學史」史觀。在地理上，更是以包含中國在內的華語語系文學為取材範圍，突破了「國家」地域的限制。如此優點是更為自由，可以涵納豐富的課題、文本或事件，卻也因為眼光需

---

投稿日期：2022年3月13日。接受刊登日期：2022年8月22日。

\* 感謝黃文倩副教授的論壇邀約、會議當天現場與線上老師們的熱烈討論，以及匿名審查人的推薦，讓拙文得以面世。

\*\* 陳冠薇，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，現為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。  
聯絡方式：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1號，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，共同科館502室 / kuanwei31433@mail.ntut.edu.tw

要廣袤四海而使編寫任務更為艱鉅與龐大，若非匯集多人之力、衆志成城難以完成。因此，此書之編成並非傳統一人一地之作，而是一種知識共同體的概念。簡言之，本書為打破「史」（或「國史」）之既定界線與共識的創新嘗試，其功過得失，與該基本特性密切相關。

從如此開放結構出發，編者從一開始就強調，該作意不在於提供一部宏觀而完整的文學史，而在以不同時代、題材、媒介、文類的對話呈現「想像歷史的方式」，如班雅明的「星座圖」或錢鍾書的「管錐學」（*ibid.*: 33），由零星瑣碎的片段匯集鎔鑄為渾然一體的論述。

除了打破既定的時間、地理想象，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》的革新，更在於提出一種嶄新的文學史書寫方式。該書的書寫目的固然有其「向英語世界讀者呈現中國文學現代性」的實用考量，卻也意圖「反思目前文學史書寫、閱讀、教學的侷限與可能」（*ibid.*: 24），有著翻轉既定文學史僵化模式的革新訴求，或針對目前「文學史」書寫中，「史」的重要性總是壓過「文學性」的矛盾，提供解方。

在過往既定的文學史書寫中，文學「史」中似乎遍佈著「詩」（包括各種形式的作品），但卻未必蘊含作者／編者本人的「詩心」。尤其，在一種對「史」的要求想像與高密度的訊息下，作者個人的「詩心」甚至沒有存在的空間（或必要）。王德威的「史蘊詩心」，是重新將文學「史」予以文學化處理的嘗試。

然而，何謂「史蘊詩心」？又如何「史蘊詩心」？不同作者如何具體實踐「史蘊詩心」的書寫，從而展現與過往文學史截然不同的風貌？而在此顛覆與創新中，又存在什麼樣的問題（或可能）？

回顧海外與中文世界對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》的評價，大多著眼於它特殊的編排體例，也基本上肯定其開新之功。

溫蒂·拉森（Wendy Larson 2018）大體上認可該書為一部非傳統的、具有創造性、有趣且引人入勝的文學史，雖然條目的繁多與駁雜，在令人振奮之餘，也存在令人困惑或自相矛盾之處。然而，此書在某些面向是成

功的，讀之能讓人了解現代中國文化的深度與複雜性。結尾也提到，該書應該會引發「什麼是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爭論」。

施東來（Flair Donglai Shi 2017）則更細緻地梳理，王德威在〈導論〉中挑戰與重新判定「中國現代文學」的四種方式，包括：一、時間性的建築學；二、旅行和跨文化；三、「文」與媒介之爭；四、重新映射的現代中國文學地圖，並舉出在書中相應的篇章。他認可該書內容豐富、可讀性強，儘管有些部分存在爭議的風險，但成功擘劃出更具包容性的「中國」想像，展示出現代研究未來發展令人興奮的可能性。

在諸多評論中，顧文豔（2021）以「『文』與『史』的關係」作為理解《文學史》的核心命題，並舉書中具體篇章為例，討論該書的歷史敘事充斥著時空錯置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，以及把文學中的歷史虛構接入文學史的歷史建構、強調文學史書寫者的主體意識的做法。她認為，該書翻轉過去追求「信史」與「客觀」的文學史書寫模式，在後現代視野下開展新的可能。

雖然王德威論述中不斷將「現代文學」起源回推的思路，大體可以在其多年來對「華語語系文學」的倡議找到線索，但如何看待或評價這樣一套「中國現代文學史」，仍挑戰著研究者們的文學史認知與想像。

文學史作為基礎讀本，它該有或能有怎樣的面貌？除了從一個新的思路或方向去理解「中國文學」以外，在具體的閱讀過程中，這本文學史會為讀者帶來什麼樣的觀點、啟發或體驗？「史蘊詩心」作為一種獨特的書寫方法，究竟呈現出一種怎樣的文學史景觀？

## 二、「史蘊詩心」作為方法

王德威（2021a）在〈導論：「世界中」的中國文學〉中，其實並沒有對「史蘊詩心」作太多解釋說明，僅是在援引錢鍾書《管錐篇》（強調從「零星瑣碎」、「片言隻語」中尋找價值）的大段引文後，以「由小見大，引譬連類。所謂『史蘊詩心』，當今的西方理論未必能夠做出相應的回應」（*ibid.*: 34）作為概括。從註釋中，可見其理論資源來自錢鍾書、陳寅恪，借鑑將中國文學與史學融於一爐、「詩史互證」的傳統，王德威

也多次重申取法錢鍾書的「管錐學」，試圖以無數片段「匯集成一股集知識、史觀、詩情為一爐的論述」（ibid.: 33）。但王德威在導論中並沒有對「史蘊詩心」提出一個明確的定義。

然而，從其他段落中，可以看出王德威非常強調「文學史內蘊的文學性」、「文學史書寫應該像所關注的文學作品一樣，具有文本的自覺。」（ibid.: 25）相對於「史」，「詩」（文學性）不應被埋沒，而是更該被彰顯。「詩心」（文學性或文學自覺）就是這部「文學史」有別於其他「文學史」的關鍵所在：

本書最關心的是如何將中國傳統「文」和「史」——或狹義的「詩史」——的對話關係重新呈現。通過重點題材的配置和彈性風格的處理，我希望所展現的中國文學現象猶如星棋羅布，一方面閃爍著特別的歷史時刻和文學奇才，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識別的星象座標，從而讓文學、歷史的關聯性彰顯出來（王德威2021a: 34）。

這樣的「詩史」觀強調的是高度的「文學性」，甚至可以透過傳奇虛構，或任何富想像力、得心應手的寫作形式，表達真實的歷史「感」。除此之外，該書特殊的書寫面向還包括：（一）強調不同時空中有機線索的「互緣共構」，如1972年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，卻宛如成為對自己的一曲輓歌（ibid.: 42）；（二）跨文化的「交錯互動」，從「旅行」、「翻譯」等面向探討中國作家與西方世界相互交會時，不同文明、語言、思想相互碰撞激盪與影響的過程；（三）多方媒介的取材。不限小說、詩歌、戲劇、散文、報告文學等傳統文類，教科書、民間戲劇、電影、流行歌曲、漫畫等多重媒介亦含括在內。

### 三、「史蘊詩心」的書寫呈現

與對「目次標題」零散錯落、難以歸類的印象不同，如果用以上幾點逐一檢視各篇文章，會發現這些篇章的書寫核心其實與〈導論〉中所提及的種種面向高度重合，幾乎每一篇都可以統攝在「何為文學」、「世界中」、「翻譯」、「跨文化」等主題或標籤之下。但更為特別的，是這部文學史的書寫形式，真的像是一部由衆多說書人匯聚的、講述故事的文學史。它通常擇定一個時空、文本或事件為切入點，帶領讀者沈浸、體驗其中。即使跨越

時空互文對話，但相關人事彼此參造，由此呈顯的溫度與滄桑，是在過往的文學史中難以見得的。雖然有虛構、偶然與想像的元素，多數篇章也並非隨性、散漫的自由聯想，其中還是有一連貫的邏輯，環繞著主要的敘事軸線而行。如關詩佩〈翻譯的政治：走向世界語言〉一篇，以威妥瑪（英國駐華公使）第一人稱視角寫同治皇帝接見外使，使歷史事件充滿臨場感。

當然，不同作者的敘事聲音、行文風格、甚至是切入視角的落差與歧異，使這部文學史的閱讀存在一定的消化難度，無法像閱讀其他文學史時，可以較為順暢地大幅推進。「史識」所要求的明晰判斷，在對「文學敘事」（詩）感受與審美空間的讓位中，也許也不免有所模糊。

然而，這部文學史仍提供了一種特殊的閱讀體驗。以「講故事」取代傳統文學史的說明、判斷、作家或作品的列舉，似乎是以一種並不追求效率（此指快速、直接地傳遞文學史知識），但更通近人情的方式，讓讀者更貼近「文學」與「歷史」中的具體人事。「人」與「歷史」，不是屬於紙上文字的「知」，而是具體有形的「感」。例如黃淑嫻在〈一次隱蔽的際會：《對倒》與《花樣年華》〉（王德威2021b: 197）寫到：

一個男人在下午五點左右離開編輯室，上了往中環的巴士。他經常在那裡用晚餐。一個女人在幾條街口以外的巴士站等著。巴士在面前停下來，男人揮手示意。她微笑，上了巴士，走向他。

以上不是電影橋段，而是劉以鬯夫婦在1970年代的日常。

咻地一下就把歷史的情境拉了出來。該篇從《對倒》的一句文本（「那些消逝了的歲月，彷彿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，看得到，抓不著」）快速切入敘事，再連結到1970年代的香港生活，以及王家衛電影《花樣年華》。在短短三至四頁的篇幅中，出入了兩位創作者的作品特質、小說與電影的互文與差異，也銜接香港1960、1970年代的壓抑與1997年後面對何去何從未來的心理。而這樣的情境式寫法，在這部文學史佔據了八成以上的篇幅。

柯雷的〈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〉一篇，不只寫海子，也預示著1989年前後的各種「詩人之死」。而開篇頭兩句「一輛貨運火車在山海關附近緩慢前行。海子從火車的一側將自己擲入輪下」（王德威2021a: 308），就以

一種極富畫面感的文字，把讀者帶入一種無告的沈重憂悵之中。李雯心《為龍》探討中國大陸的同人漫畫，及其在媒體粉絲文化、華語動漫市場、都市消費文化與民族身份證成等多面向的關係。王德威〈從西夏到東北〉則以齊邦媛回憶錄《巨流河》與駱以軍《西夏旅館》為例，思考當代臺灣文學如何想像中國大陸的地理，以及面對離散與認同的多重選擇。蘇和〈什麼是文學的世界？〉則將2019年IP改編熱播劇《慶餘年》之原著作者貓膩，與其文學偶像——現實主義作家路遙《平凡的世界》一同比較討論。

也許，透過這些「星棋羅布」的座標所展現出的星座圖，是跟既定中國現代文學史很不同的景觀。但筆者以為這正是它的好處——重新打開並繪製另一幅「現代中國文學史」的圖景，雖不典型，但充滿新意與對話的可能。

#### 四、「詩心」至上的文學史

當筆者不可迴避地要提出對這部文學史的評價時，想起的是《史托納》（Stoner, 2014）中一個動人的場景。那是農家子弟史托納第一次被文學擊中的時刻：

「史托納同學，莎士比亞先生穿越三百年向您訴說，你聽到了嗎？」

威廉·史托納覺得自己有好一段時間止住了呼吸。

他感覺到身上的血液隱隱地流過他的大小血管，優美的、輕微的悸動從指尖傳往全身。（Williams 2014）

在閱讀這部文學史的過程，在很多篇章中的確能感受到類似的渲染力道。

文學史該有的樣子是什麼？什麼是好的文學史？也許不同的人有各自的想像。但可能正是因為對「史蘊詩心」、對文學性的高度重視，使它成為一部「撻人心」的文學史。比起明確的「歷史意識」，更強調傳遞一種遙遠的歌哭，並且讓讀者心有所感。

我們少在文學史的閱讀中，有一種強烈的「文學」體驗，通常那是來自文字作品的，直擊心靈的力量。但這並非不可能的，也並非不可為的。這

部文學史，試圖將文學事件與現象本身，都作為動人的「文本」加以展示。

這樣的嘗試是否「成功」或許見仁見智。但任何是非成敗的蓋棺論定，或許為時尚早。但筆者以為，嘗試的行動即使不見得成功，也比不去嘗試來得好。這是創新的價值與意義所在。這部文學史在面向未來（包括各種媒介與載體之間的互文趨勢、更貼近年輕世代的閱讀習慣）與取法古典（傳統中國文學「詩史互證」、「史蘊詩心」的觀點）兩方面，都是有啟發的。不是遷就「史」的要求，放棄「詩」（文學性）的內涵，而是以更多「詩」的彈性空間，去成就另一種「史」的面目。

雖然本文標題中，提出對該書殊異之處的認識，正在於「詩心」凌駕於「史識」的創舉或破格。但如果回到王德威的序言，讀者可能未必同意這樣的觀點，而是期待「有心」與「細心」的讀者，能在「不求全」與看似「掛一漏萬」的章節表面，發現該書所致力的「想像歷史的方式」，以及各個時間點形成的脈絡與縫隙中「草蛇灰線的布置」（王德威2021b: 24）。因此，筆者於本文標題中的判斷，亦是相對性的，是對比於既定的文學史之中，往往採取一錘定音的分期、年代的作法，與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》以主體為主、明確或標誌性的政治分期或歷史座標為輔的差異。前者猶如粗體格線，而後者是「草蛇灰線」，也許仍自成脈絡與軌跡，卻不是顯著昭彰、一望可知的。這是一種風格特色，也形成了另一種閱讀與理解的「難點」。在它的豐富、有趣與駁雜中，在被解構又重組的新「系統」中，形成的不再是易於掌握的建築「結構」，而是一幅散布的「星圖」。因此，若用於教學，也將考驗著教學者與學生的能耐。然而，即便它未必有利（或有意於）快速建構對「既有」文學史體系的圖景（王德威所謂「一家之言」的定論），在啟發性與知識點上，仍應是有所拓寬的。

## 五、「面向未來」的文學史書寫

走筆至此，筆者聯想到老舍〈斷魂槍〉（1934）中因「不傳」而消失的槍法，與王安憶《天香》（2011）中「外傳」而發揚的繡藝。「天香園」的第二代希昭對第三代蕙蘭說，「天香園繡中，不止有藝，有詩書

畫，還有心，多少人的心！前二者尚能學，後者卻絕非學不學的事，唯有揣摩，體察，同心同德，方能夠得那麼一點一滴真知！」（王安憶2011: 509）文學史如果也是一種文化文明的載體，要如何保持活力？也許打破固有模式，才能源遠流長地沿襲下去。因一切文學傳統或文學「史」，最終也需要面向未來，面向年輕世代。

什麼適合未來的趨勢？未來是必須改變，也承認必須改變。未來是必須納入電子書與影音平台。未來無法照搬照舊，因為只有保持變化才會有活潑的生命力，才能不斷延續與流傳。未來的孩子也許會用嘻哈音樂寫《狂人日記》，銘刻與紀念魯迅的名字。未來最有活力、最富文學性的媒介，可能在音聲與光影裡，也許我們仍期待有些絕妙好辭、最精緻秀異的中文書寫，猶如在一馬平川中拔高峻秀的地勢，只消一眼即可辨識。而更好的文化傳承，需要更寬廣、彈性、包容的心態。

## 引用書目

### 一、中文書目

- 王安憶 (Wang, An-Yi)。2011。《天香》*Tianxiang [Scent of Heaven]*。臺北 (Taipei)：麥田出版社 (Rye Field Publishing)。
- 王德威 (Wang, David Der-Wei) 主編。2021a。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(上)》*Hafu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[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]*。臺北 (Taipei)：麥田出版 (Rye Field Publishing)。
- 。2021b。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(下)》*Hafu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[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]*。臺北 (Taipei)：麥田出版 (Rye Field Publishing)。
- 約翰·威廉斯 (John, Williams) 著，馬耀明 (Ma, Yiu-Man) 譯。2014。《史托納》*Shituona [Stoner]*。臺北 (Taipei)：啓明出版社 (Chi Min Publishing)。
- 顧文豔 (Gu, Wen-Yan)。2021。〈「偶然」的詩學——《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》中的「文」與「史」〉“‘Ouran’ de shixue - hafu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zhong de ‘wen’ yu ‘shi’” [Occasional Poetics: The Literary and History in *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*]，《當代作家評論》*Dangdai zuojia pinglun [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]* 2021(3): 199-206。

## 二、外文書目

Larson, Wendy. 2018. "Reviews: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," *The China Journal* 79: 181-182.

Shi, Flair Donglai. 2017. "Reviews: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," *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* 24(1): 60-67.